

作冊嗑卣銘文研究^{* **}

黃庭頌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摘 要

本文針對西周早期〈作冊嗑卣〉銘文難點提出不同釋讀及考辨相關問題。銘文釋讀部分，是對「亡子＝引有孫」、「不敢夔」、「弋勿嗑鰥寡」等處提出新的理解，進而討論〈作冊嗑卣〉銘文通讀問題。考辨相關問題部分，則聚焦於銘文性質的探究以及銘文類型之歸納。主張〈作冊嗑卣〉銘文口吻生動，與一般銘文用語不同，應是祭祀儀式所用禱辭的直接紀錄，可與《尚書·金縢》、「唐取婦好」一類卜辭加以比較。本文亦以西周早期的〈它簋〉、西周中期的〈寡子卣〉以及〈臣諫簋〉三器作為對照，雖知三者與〈作冊嗑卣〉有不同之處，然可通過橫向對比來認識〈作冊嗑卣〉的銘文性質與類型。

關鍵詞：作冊嗑卣、銘文、金文、禱辭、青銅器

* 本文之撰成多獲謝博霖、王詩涵、謝忠晟同學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建議，特此致謝。惟一切文責，由作者自負。

** 本文獲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MOST-109-2410-H-004-168經費補助。

The Research on the Zuoce Yi You (作冊嗑卣) inscription

Huang Ting-ch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offers a new interpretation and discussion of the inscription of Zuoce Yi You (作冊嗑卣), a vessel dated to Early Western Zhou. The article first provides new explanations of several sentences and thus of the full inscription and then discusses the nature and the categorization of the inscription. The inscription vividly and directly presents a prayer, which can be compared with *The Book of Documents* and som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The article also compares the inscription of Zuoce Yi You (作冊嗑卣) and three other Early and Middle Western Zhou vessels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and the type of the inscription.

Key words: Zuoce Yi You (作冊嗑卣), inscription, Bronze inscription, prayer, bronze vessels

一 前言

〈作冊嗑卣〉（集成5427），原為潘祖蔭舊藏，現藏於上海博物館。其器失蓋，器口與提樑鑄顧首夔龍紋，底部飾雲雷紋，頸部飾浮雕式犧首，為西周早期之器。本器銘文內容特殊，體例也異於常例，理解不易，過往因拓片較為漫漶，故討論學者並不甚多¹。然自《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發表新拓（142號）後，清晰度大為提升，學者也陸續取得較大的突破性成果²。為方便討論，以下按前人研究成果及本文的理解，採嚴式隸定將銘文抄錄如下：

作冊嗑作父辛罍，卣名義曰：子=孫寶。不彖嗑子=征先蠱死，亡子=引有孫，不敢綈嬰，𠄎鑄彝，用作大禱于卣且□、父母、多申。母念戔。弋勿嗑鰥寡遺，石宗不制。

本篇銘文共計九行六十一字（不含重文），雖然現今學者對〈作冊嗑卣〉的認識已比過去深入許多，但仍有些問題焦點尚未取得共識。包括關鍵文字的考釋與訓詁、銘文的斷句與情境理解、銘文性質的認定等方面，仍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

有鑒於此，本文將以各家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為基礎，重新釋讀銘文，提出新的理解，進而討論其性質與類型，一己之得，不揣淺陋，撰寫成文，尚祈方家指正。

¹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123-125。張亞初：〈金文新釋〉，《第二屆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問學社有限公司，1993年），頁297-303。連劭名：〈商周青銅器銘文新證〉，《古文字論集（三）——考古與文物》2005年增刊，頁49。

² 關於此器的收藏流傳與拓本問題，董蓮池已有相當詳盡的說明，參見董蓮池：〈作冊嗑卣銘文研究〉，《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頁17-19。近年來針對本器討論較深入者有單育辰：〈作冊嗑卣初探〉，《出土文獻研究》第11期（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頁24-31。王暉：〈作冊嗑卣銘文與西周士大夫禮研究〉，《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1期。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9年），頁553-554。

二 〈作冊嗑卣〉銘文釋讀

（一）作冊嗑作父辛尊，卣名（銘）義（宜）曰：子＝孫寶。

銘文開篇即指出，本器乃「作冊嗑」作予「父辛」之青銅卣。卣名義曰，此處之「名」，過往多對照金文常例「卣名曰某」，而解為「名字」³，然審其前後文，當從陳英傑所釋，通假為「銘」較合理⁴。類似的例子見於〈邾公華鐘〉（集成245）「慎為之名（銘），元器其舊」、「義」當讀為「宜」，訓為「應該」⁵。子＝孫寶，此處雖僅「子」字有重文符號，但應按黃光武所言，凡「子孫」、「子＝孫」等無重文符或單重文符之結構，都應理解成「子子孫孫」⁶。

這句是說：作冊嗑作父辛的尊彝，它的銘文應該說：子子孫孫寶。

（二）不彙嗑子＝（子，子）征先蠱（疾）死

不彙，「彙」字有福祿及祿位兩種意思，但陳英傑指出西周金文沒有指祿位的直接證據，故此處應為「福祿」⁷。文獻典籍亦見「不祿」，《禮記·曲禮下》「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士曰不祿」、「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鄭玄注：「不祿，不終其祿。」⁸此應指作冊嗑之子沒有福祿，因故早夭，故稱「不祿嗑子」。

子征先蠱死，此句難點在於「征」及「蠱」字的理解。首先，「征」字金文多見，但學者仍形成兩種觀點：第一種是將「征」視為作冊嗑之子的名字，但此說之問題在於「征」若為人名，當有重文號，斷句作「不彙嗑子征，征先蠱死」。⁹第二種是將「征」解釋為虛詞或連詞¹⁰。本文同意第二種看法，認為「征」表示兩件事情先後相續的關係，有「然後」、「接著」之意¹¹。

³ 單育辰：〈作冊嗑卣初探〉，《出土文獻研究》第11期，頁25。

⁴ 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頁553。

⁵ 田煒：《西周金文字詞關係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頁63。

⁶ 黃光武：〈金文子孫稱謂重文的釋讀及啟發〉，《中山大學學報》1992年第4期，頁124-126。


⁷ 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頁435。

⁸ 〔清〕朱彬：《禮記訓纂》（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72。


⁹ 主張此說者為陳夢家、張亞初、連劭名，參見單育辰：〈作冊嗑卣初探〉，《出土文獻研究》第11期，頁24。

¹⁰ 陳英傑及單育辰都將「征」與典籍中的「誕」聯繫，但陳英傑僅從虛詞角度觀之，單育辰則認為是表時間先後關係的連詞，意義近於「乃」。參見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頁553。單育辰：〈作冊嗑卣初探〉，《出土文獻研究》第11期，頁25。

¹¹ 張玉金：〈《詩經》、《尚書》中的「誕」字研究〉，《古漢語研究》1994年第3期，頁34-37。

𣎵，過往多認為即是《說文》「𣎵」字訓「傷痛也。从血、聿，𣎵聲。」¹²然近來隨著相關字形的深入認識，學者對此字產生不同看法。董蓮池指出此字作形，應當是从血、聿，𣎵聲，而不是「𣎵」字，因古文字從未見「自」訛成「百」之例，故主張此字隸定應為「𣎵」¹³，其說可從。

董蓮池認為𣎵字從𣎵聲頗有道理，然其理解為「盡」字繁體則不夠精確。黃傑曾根據上博簡〈緇衣〉簡12「𣎵」字可與郭店簡〈緇衣〉「𣎵」、清華簡〈祭公〉「𣎵」、傳世本〈緇衣〉「疾」對應，以及郭店簡〈語叢一〉簡110「食與色與疾」與上博五〈鮑叔牙與隰朋之諫〉簡5「食、色、𣎵」對應可知，主張〈作冊嗑卣〉「𣎵（疾）死」指得病而死。¹⁴

黃氏此說值得注意，因結合董氏所釋之形，則清楚明白「𣎵」與「𣎵」為何可以對應，兩者都从𣎵聲，而「𣎵」可能是從「自」分化出來，古音「自」、「疾」同為從紐質部字¹⁵。除聲音相通外，考其內涵，亦較舊說更能貫通文意脈絡，故本文主張當隸定為「𣎵」，訓為「疾」。

綜合以上討論，本句銘文可以翻譯成：嗑之子沒有福祿，於是先病死。

（三）亡子=（子，子）引有孫

亡子，指作冊嗑沒有兒子。

子引有孫，「引」字目前有兩種解說：第一種說法理解為「長久」，學者多引《詩·小雅·楚茨》「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孔傳：「引，長也。」¹⁶意思是說作冊嗑雖然失去了兒子，仍有孫子。第二種說法是看作文獻典籍的虛詞用法「矧」，理解為「亦」、「又」，文意前承「亡子」，意思是說作冊嗑沒有兒子，也沒有孫子¹⁷。這兩種說法形成截然不同的理解，關鍵點在於作冊嗑之子有無留下孫子，這將對於銘文後半部的認識影響重大，究竟何說為佳，實有必要深

¹² 〔漢〕許慎、〔清〕段玉裁：《說文解字》（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頁216。

¹³ 董蓮池：〈作冊嗑卣銘文研究〉，《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頁20-22。

¹⁴ 黃傑：〈據楚簡說金文及《酒誥》「𣎵」字〉，《青銅器與金文》第1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頁585-590。

¹⁵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祭公之顧命〉研讀札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354>，發表日期：2011年1月5日。

¹⁶ 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頁435。

¹⁷ 單育辰：〈作冊嗑卣初探〉，《出土文獻研究》第11期，頁25-26。

入討論。

第一種說法訓「引」為「長久」，即「子長有孫」。西周金文尚見〈毛公鼎〉「丕顯文武，皇天引𡇗厥德」、〈秦公簋〉「高引又（有）慶」或〈叔夷鐘〉「余引𡇗乃心」等等。文獻典籍中，類似的概念尚可參《爾雅·釋訓》「子子、孫孫，引無極也。」郝懿行疏云：「世世昌盛長無窮。」¹⁸雖然文獻典籍多有將「引」與子孫聯繫的辭例，但從未見「引有」連用的例證，即便是「長有」一詞，也多是指長久地擁有，故要解釋「子引有孫」還是略嫌隔膜，故此句應如何解釋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第二種說法看似合理，但有幾處疑慮不易解釋。首先，此說主要根據裘錫圭〈說金文「引」字的虛詞用法〉一文，該文辨析金文幾條「引」釋「矧」之重要辭例，對於認識金文「引」字用法幫助甚大。然而全文未論及〈作冊嗇卣〉銘文，所舉辭例結構最接近「子引有孫」者乃〈秦公簋〉（集成4315）「高引又（有）慶」，若細審文章可以發現，裘錫圭並未將「高引又（有）慶」之「引」釋為「矧」，可能仍是同意于豪亮訓「長久」之說¹⁹。其次，若對照全篇銘文末句「石宗不𡇗」，則可知作冊嗇製作此器之目的，乃是希望家族宗祠不會斷絕，倘若亡子又無孫，恐怕不會有此請求。

有鑒於此，本文認為此處之「引」從第一種說法訓「長久」較為合理。據此推斷，本句銘文是說：嗇失去了兒子，仍留有孫子。

（四）不敢𡇗（弛）𡇗（擾），𡇗（貺）鑄彝，用作大御于𡇗祖妣、父母、多申（神）。

不敢𡇗𡇗，後二字為本句難點。「𡇗」字，張亞初釋「矧」，陳英傑從之並理解為「失」，「𡇗」字則暫從張亞初釋為「擾」，將下文「貺」連讀，解釋為「不願失卻祖先的光寵」²⁰。按照金文文例，多見「不敢般康」、「不敢逸康」、「不敢寧處」、「不敢墜／墮」、「不敢荒怠」等詞，而「不敢」通常是一組表示謙敬的詞語，²¹後面多加某種不良狀態的形容，表示主事者向上位者示敬。故陳英傑斷句為「不敢𡇗𡇗擾貺」，釋為「不願失卻祖先的光寵」，似較不符西周金


¹⁸ [清] 郝懿行：《爾雅義疏》（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432。




¹⁹ 裘錫圭：〈說金文「引」字的虛詞用法〉，《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45-49。





²⁰ 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頁435。

²¹ 參見林宏佳：〈西周金文「段」、「敢」辨異〉，《台大中文學報》第46期（2014年9月），頁18-19。

文「不敢～」之辭例與情境。

單育辰則將「𢇛」通假為「夷」，釋為「悅」；同樣將釋為「擾」，但訓為「安」，解釋為「不敢安悅」。²²「不敢安悅」雖較符合金文辭例，然前言「不敢～」多是臣下的自我勉勵之詞，指不敢荒廢、懈怠。若考慮全文情境，則難以理解作冊嗑失去兒子之後，會對祖先稱「不敢安悅」。

至於董蓮池則將「𢇛」二字斷開，讀為「不敢𢇛，𢇛鑄彝」，訓「𢇛」為失去，釋為「憂」通為「耄」，翻譯為「不敢失去，耄老作彝以求保佑」²³。此釋讀雖試圖突破過往觀點，但多與金文習見用語習慣不合，故即使上述諸家雖對此句提出不同理解，仍有重新討論之空間。

「𢇛憂」二字字形，學者多有共識，唯釋讀迥異。「𢇛」字西周金文僅見本器，但確實與从「矢」字的甲骨文、从「弟」的傳抄古文形相類，故張亞初、陳英傑意見可從，當釋為「雉」。「（憂）」字則與〈儼叵〉之（憂）」形相似，故釋「憂」訓「擾」可從。甲骨文「雉」、「矢」相通多見，如「矢眾」、「雉眾」互用，可證明二字相通。古書「矢」可訓為「弛」，《爾雅·釋詁下》「矢，弛也。弛，易也」²⁴據《說文》「弛」之本義為放鬆弓弦²⁵，可引申為廢弛、毀壞之義。《詩·大雅·皇矣》「無矢我陵，我陵我阿。」俞樾《群經平議·毛詩四》：「矢當作弛……矢弛古通用。《國語·魯語》：『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韋注曰：『弛，毀也。』無弛我陵，言無毀我陵也。」²⁶故本文主張「𢇛憂」或可解釋為「弛擾」。

不敢弛擾，不能理解為作冊嗑不敢懈怠擾亂，而是指整體的廢弛、毀壞或是擾亂。陳劍曾檢查古書中「弛」字的用法，認為其義常為「使（弓弦）鬆弛」、「減輕（賦稅）」、「放寬（律法、刑罰）」、「解除（憂患）」、「延緩（日期）」、「（寵愛）減弱」等，用為「懈怠」之義的例子極少²⁷。故此處之「不敢弛擾」需聯繫銘文後段的「宗廟不剝」，是指作冊嗑雖然喪子，仍不敢毀壞擾亂

²² 單育辰：〈作冊嗑咎初探〉，《出土文獻研究》第11期，頁26。

²³ 董蓮池：〈作冊嗑咎銘文研究〉，《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頁24-25。

²⁴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重刊本，2001年），頁25。

²⁵ 〔漢〕許慎、〔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頁647。

²⁶ 俞樾：《群經平議》（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頁674-675。

²⁷ 陳劍：〈金文「彖」字考釋〉，《甲骨金文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頁252-253。

宗廟祭祀之儀。

𠄎（𠄎）鑄彝，類似文例尚見〈史棣簋〉（集成3644）：「史棣𠄎（𠄎）作祖辛簋」、〈叔趯父卣〉（集成5428）「余𠄎（𠄎）爲汝茲小鬱彝」等。單育辰指出西周金文「𠄎」字尚有虛詞用法，其位置與「肇」較為接近，可能是「更」的一種早期寫法，其說可從²⁸。

用作大禱（禦）于毕祖妣、父母、多神，「妣」字殘泐，今依郭沫若、張亞初、陳英傑等釋「妣」²⁹。大禱（禦），指大禦之祭，甲骨、金文常見之攘除災禍之祭典，祭祀對象常為祖先³⁰。至於多神，陳英傑曾對金文所見的「神」進行討論，指出西周銘文中多稱先人為「神」，而「多神」雖可能泛指包括自然神和祖先神在內的各種神明，但重點仍應是祖先神³¹。故作冊嗑向祖妣、父母、多神舉行了禳災的禦祭。

綜上所述，這句銘文是說：作冊嗑不敢毀壞煩擾宗廟之儀，更鑄造了彝器，用來為祖妣、父母、多神舉行大禦祭。

（五）母（毋）念𠄎（哉），𠄎勿𠄎（辯）嗑鰥寡。

毋念哉，陳英傑釋「毋」為發聲語助詞，故本句解為「希望他們要惦念它們的子孫」³²。單育辰則釋「母」為「汝」，意為「希望祖先多多考慮作冊嗑的處境」³³。多數學者同意「毋念哉」的主詞是作冊嗑的祭祀對象，亦即祖妣、父母、多神，本文亦同意此觀點，然而對於「毋念哉」之理解略有不同。

事實上，「母」讀為「毋」是金文通例，研究者多認同「毋」是表示禁止的否定詞，有希望對方不要做什麼之意，尤其「毋」後動詞不帶賓語者，可譯為「不要」³⁴。故如按通例釋讀，則「毋念哉」必須解為「請祖先不要顧念」，而上述學者未採通例解釋，應是考慮到文句通讀不易。不過，本文認為此處之「念」並非單純的思念、顧念，而是反映特殊的人神關係，故可依通例「毋念哉」釋讀，意即「請祖先不要顧念我（作冊嗑）的孫子」。

𠄎勿𠄎嗑鰥寡，𠄎，表示勸令的語氣副詞。裘錫圭〈史牆盤銘解釋〉引丁

²⁸ 單育辰：〈作冊嗑卣初探〉，《出土文獻研究》第11期，頁27-28。

²⁹ 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8年），頁435。





³⁰ 楊樹達：《積微居甲文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30。




³¹ 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頁322-323。

³² 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頁435。




³³ 單育辰：〈作冊嗑卣初探〉，《出土文獻研究》第11期，頁28-29。

³⁴ 武振玉：《兩周金文虛詞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10年），頁40。

聲樹「式者勸令之詞」，指出「弋」當即典籍中之「式」，有「希望」、「當」之意。³⁵ 字漫漶不清，右半从刀，左半不明，過往多釋為「切（剝）」，然推敲銘文前後文意，此字應是「使」一類意思，金文見「勿使敢有疾」、「勿使暴虐縱獄」、「勿使散亡」等，可是古書中的「剝」未曾有此用法。再仔細觀察，可發現甲骨文「𠄎」字與此字相似，其从肉从刀，意義不明。細審金文从肉形之字，存在部分與此字左半類似者，例如：（長子卣）、（曆方鼎，集成2614）、（員方鼎，集成2695），由此推知，此字左半很有可能从肉。

戰國時期包山楚簡有一从肉从刀的「𠄎」字，寫作、、，根據文意可知應讀為「半」。³⁶古書與出土文獻有「半」或从「半」聲之字與「辯」相通的例子，見武威漢簡《服傳》簡十六「夫妻，辨合也。」此處之「辨」通假為「胖」。³⁷《儀禮·少牢》「司馬升羊右胖」鄭玄注：「古文胖皆作辯」³⁸。值得注意的是，《尚書·酒誥》有「勿辯乃司民湏于酒。」王引之《經義述聞·尚書》云：「《傳》曰：『辯，使也。勿使女主民之吏湏于酒。』家大人曰：『辯之言俾也。平也。』《書序》：『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馬融本俾作辯。辯俾聲近而義同。俾，亦使也」³⁹。由此可知，〈酒誥〉「辯」通為「俾」，訓「使」。而辨、辯多通用無別，故銘文「𠄎（半）」字通假為「辯」，訓「使」，則「弋勿辯噬鰥寡」，可翻譯為「希望不要使噬鰥寡」。

（六）遺（禘）石宗不剝。

遺（禘）石宗不剝。遺，訓留。字右上較為漫漶，但與甲骨字相類，故前賢隸定可從。禘字常見於卜辭，作為祭祀名，于省吾、趙平安已辨明「禘祭」即文獻所見「祫祭」⁴⁰。本文認為可從。

³⁵ 武振玉：《兩周金文虛詞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10年），頁123-124。

³⁶ 本文認為此字很有可能是「胖」的會意字。《說文》云：「半體肉也。一曰廣肉。从半从肉，半亦聲。」段注云：「各本半體肉也。今依玄應訂。周官經膳人注曰。鄭大夫云。胖讀為判。杜子春讀胖為版。又云。臠、胖、皆調夾脊肉。又云。禮家以胖為半體。元謂胖宜如脯而腥。胖之言片也。析肉意也。按許用禮家說。」³⁶據此可知，「胖」有兩義：一是半體肉，一是廣肉。據段玉裁所言，許慎採取禮學家的說法，將「半」也視為意符，故「胖」的半體肉指拿刀將肉切為一半。若結合包山楚簡的材料來看，「𠄎」為拿刀切肉之意，其讀為「半」，應該就是會「胖」的半體肉之意。

³⁷ 甘肅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漢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年），頁92。〔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重刊本，2001年），頁356。

³⁸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重刊本，2001年），頁560。

³⁹ 〔清〕王引之：《經義述聞》（濟南：山東友誼書社影印清道光七年京師壽藤書屋重刊本，1990），頁95。

⁴⁰ 參見趙平安：《續釋甲骨文中的「乇」、「舌」、「禘」——兼釋舌（舌）的結構、流變以及其他古文字資料中从舌諸字》，《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頁37-41。

石宗，陳英傑認為即「祔宗」，單育辰亦同，指宗廟。《說文解字》「祔，宗廟主也。」段注：「以宗廟主為本義，以大夫石主為或義。」文獻作「宗祔」，如《左傳·莊公十四年》「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祔。」杜預注：「宗祔，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已世為宗廟守臣。」⁴¹

「剗」，《說文》「剗，擊也。」《廣雅·釋詁》「剗，斷也。」此字亦見於《甲骨文合集》21021有「剗雲」，金文則見於〈小孟鼎〉和〈晉公盆〉，然字詞殘泐，殊不可解。若以本銘前後文觀之，則以傳統訓詁尚為可通，「遺祔石宗不剗」這句是說：保留祭祀宗廟之事不會斷絕。

三 〈作冊嗑卣〉銘文相關問題討論

（一）〈作冊嗑卣〉銘文性質探究

〈作冊嗑卣〉的銘文內容相當特殊，其情境有待進一步分析，為方便後續討論，茲將銘文按前文新解翻譯白話文如下：

作冊嗑做予父辛的尊彝，它的銘文應該說：子子孫孫寶。（然而）嗑之子沒有福祿，於是先病死。嗑失去了兒子，仍留有孫子。作冊嗑不敢廢弛煩擾宗廟之儀，更鑄造了彝器，用來為祖妣、父母、多神舉行大禦祭。請祖先不要顧念（我作冊嗑的孫子），希望不要使嗑鰥寡，保留祭祀宗廟之事不會斷絕。⁴²

根據以上白話翻譯，可以清楚看出本銘內涵或性質，與常見西周銘文頗為不同。最主要的差異見於兩點，分別是對話感強烈的敘述口吻以及特殊的人神關係，以下針對兩點進行分析。

首先，從第一句話起始便能感受到〈作冊嗑卣〉是篇對話感相當強烈的銘

⁴¹ 〔周〕左丘明、〔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重刊本，2001年），頁156。

⁴² 董蓮池於〈作冊嗑卣銘文研究〉一文最後曾對〈作冊嗑卣〉全銘進行翻譯，其內容與本文釋讀頗有相近之處，然董文並未詮釋其理解，為方便讀者參照，茲將董氏翻譯轉錄如下：作冊嗑給父親辛做了一件尊器卣，其銘應作「子子孫孫寶」。短命啊嗑的兒子，兒子盡皆先我而死。沒有兒子了，只有兒子留下的孫子，不敢失去他，老來鑄造這件彝器，用以向先祖妣、先父母、多神禦祭以除災咎。（神靈們）不要想念我的孫子！令我孤零一人，我要貢獻、祔祭宗廟各神主，保我家香火不斷。見氏著：〈作冊嗑卣銘文研究〉，《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頁25。

文。作器者作冊噬的訴說對象很明顯就是祖妣、父母及多神等過世的祖先神祇，其不僅說明本器原本應鑄勒的內容，亦一併陳述製作此器的特殊背景與用途。通篇口吻沉痛哀傷，飽含情感與意念，與習見的銘文敘述方式差異甚大。

若從銘文性質角度思考，本文認為〈作冊噬卣〉銘文很可能就是祭祀過程中的禱辭，過往不少西方研究者對銘文與禱辭之關係有過比較深入的探討。柯馬丁（Kern Martin）就曾指出鐘、容器、斧鉞、石磬等禮器上的銘文，在整個周代都用於君王、貴族的宗廟祭祀，代表了祭祀活動文本性（textuality）的數個層面之一；文本性的其他層面，還包括儀式各個階段中獻祭的禱文、頌歌、正式的聲明⁴³。而其又假定：銘文文本的內容主要通過馨香、聲音傳達給神靈，即通過祭品與音樂表演的感官傳遞。而且認為銘文不是直接面對人的眼睛，或是通過聲音傳遞的，而是憑著通感體驗與蒞臨的神靈交流，是祭品、聲音、精心結撰的文字之間的一種均衡混合⁴⁴。

從整體祭祀禮儀的視角觀之，銘文與禱辭固然都屬於祭祀儀式中的一環，不過如同羅泰所言，多數銘文並不是最初的文本，而是保存在器主家族檔案中的第二級文獻版本⁴⁵。但〈作冊噬卣〉銘文的特殊之處，卻是較直接地將禱辭內容轉錄為銘文文本，因為只要按照銘文順序閱讀，便能輕易體察器主的口吻及心情，進而勾勒出一幅祭祀圖景。根據銘文內容，不難想像作冊噬為了舉行大禦祭而製作此青銅卣，並於其中放滿祭品，在祭祀祖妣、父母、多神時，喃喃地敘述自身失去兒子的哀痛，祈求天上祖先別帶走得以延續香火的孫子的畫面。

其次，本篇銘文亦反映商末周初的特殊人神關係。從上文白話翻譯可知，作冊噬所敘述之情境頗可與《尚書·金縢》相互參照。〈金縢〉前半段敘述周武王邁厲虐疾，周公旦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壇，舉行祭祀，並表示自己多才多藝，較能事鬼神，祈求祖先不要帶走哥哥武王。儘管研究者認為〈金縢〉寫作年代約於戰國時期⁴⁶，但文中顯示的人神關係未必是戰國時人的想像，因為在甲骨資料中不難發現祖先導致子孫重病之例。

關於殷人相信祖先會作祟導致生者重病或死亡的觀念，過往已有不少深入研究。其中與本銘關係較近者，是殷墟甲骨文「唐取婦好」一類卜辭，為方便

⁴³ 柯馬丁：《秦始皇石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55。

⁴⁴ 柯馬丁：《秦始皇石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56。

⁴⁵ 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西周銘文的性質〉，《考古學研究（六）：慶祝高明先生八十壽辰暨從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350-353。

⁴⁶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頁127。

行文，茲將相關卜辭摘錄如下：

1. 己卯卜，宀貞：隹（唯）帝取帚（婦）好。 《合》2367
- 2a. 貞：隹（唯）且（祖）乙取帚（婦）。
 2b. 己卯卜，宀貞：帚（婦）好出（有）取，不上。
 2c. 貞：隹（唯）大甲取帚（婦）。
 2d. 貞：帚（婦）出（有）取，上。（以下反面）王固（占）曰：上，唯甲。
 2e. 貞：隹（唯）唐（湯）取婦好。
 2f. 隹（唯）祖乙。
 2g. 貞：隹（唯）大甲。
 2h. 貞：隹（唯）唐（湯）取婦好。 《合》2636正反
- 3a. 隹（唯）父乙。
 3b. 貞：隹（唯）且（祖）乙取帚（婦）。
 3c. 己卯卜，宀貞：帚（婦）好出（有）取，不上。
 3d. 隹（唯）大甲取帚（婦）。
 3e. 貞：帚（婦）有取。王固（占）曰：上，唯甲。
 3f. 𠄎取𠄎 《庫方》1020、《合補》5554反⁴⁷

這類卜辭多貞問商王祖先唐（湯）、祖乙、大甲是否「取」婦或婦好，過往學界視為商代已有冥婚觀念的證據，然李宗焜、陳劍則認為此「取」，非嫁娶之娶，乃是卜問哪位先王會把婦好的靈魂取走，意味導致婦好的死亡⁴⁸。相較於甲骨文用明確的「取」字，表現在世子孫對祖先降禍的擔憂，西周時人則顯得較為委婉，即如作冊嗇所言之「毋念哉」或周公所言「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均為懇求、同理的語氣。雖然用語有異，但此種天上祖先會導致子孫重病或死亡之概念，並非戰國時人之編造，而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確實有之。

值得注意的是，本器雖作於西周早期，但從銘文可知作冊嗇家族與殷商的

⁴⁷ 卜辭依陳劍：〈「備子之責」與「唐取婦好」〉一文所釋，見《出土文獻與新視野》（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頁177-178。。

⁴⁸ 陳劍：〈「備子之責」與「唐取婦好」〉，《出土文獻與新視野》，頁169-187。

密切關係。例如，作冊嗑稱其父為「父辛」，據張懋鎔提出「周人不用日名」原則⁴⁹，可知作冊嗑當是殷人後裔。又，西周早期尚有少數見「禦」之青銅器，如〈我鼎〉（集成2763）「我作禦禦祖乙、妣乙、祖己、妣癸」、〈作禦父辛觶〉（集成6472）「作禦父辛」、〈奭尊〉（集成5952）「奭肇謀為禦，作父甲旅尊彝」等器，所祭祖先均見「日名」，說明西周早期的禦祭應仍與殷人關係較近，若以此觀之，則作冊嗑延續殷商祖先作祟或責取子孫之觀念，亦是不難理解。

若由此兩點思考，將更能精準把握〈作冊嗑卣〉銘文的內容。其為一篇用於祭祀儀式的禱辭，器主作冊嗑因失去兒子，而舉行了攘除災禍的禦祭，目的是向在天上的過世祖先求情，希望祂們念在自己已是鰥寡的份上，不要再責取兒子遺留下來的血脈，使家族宗廟的祭祀不至於斷絕。此類銘文的內容或情境不難理解，唯情境特殊，用辭及格式較貼近時人口語，往往難以解讀，導致過往相關研究較少。然若仔細分析則可發現，與〈作冊嗑卣〉相類之銘文亦偶可見，均為哀悼親人離世之禱辭。

（二）〈作冊嗑卣〉銘文類型討論

李學勤在討論當前青銅器研究的問題時，曾提起現今學界對金文分類探究不夠深入之問題。其從出土簡帛分為文書與典籍兩類延伸，指出商周銘文接近文書一類，文書多具有固定格式或遣辭用句，而過往研究僅對冊命銘文的格式討論較多，其餘類別則付之闕如⁵⁰。有鑒於此，本節將以〈作冊嗑卣〉這類特殊銘文為探究對象，參見可茲比對之材料，試圖對其格式與內涵進行討論。

縱觀商周銘文，與〈作冊嗑卣〉性質或內容較為近似者僅有三篇，分別為西周早期的〈它簋〉（集成4330）、西周中期的〈寡子卣〉（集成5392）以及〈臣諫簋〉（集成4237），其中又以〈它簋〉的銘文性質較近似〈作冊嗑卣〉。

過往對〈它簋〉銘文的相關研究甚多，原稱為〈沈子它簋〉，近年董珊考釋出「沈子」應是器主對祖先表示幼小的自稱，對應於傳世文獻的「沖子」，⁵¹本文依其意見改稱〈它簋〉。銘文是器主為高壽而歿之父考，於周公宗廟舉行祔祭時的一篇祭禱辭，儘管其祭禱動機與〈作冊嗑卣〉不盡相同，不過兩者均屬直

⁴⁹ 張懋鎔：〈周人不用日名說〉，《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頁217-222。

⁵⁰ 原文參見李學勤：〈當前青銅器研究的幾個問題〉，《青銅器與金文》第1輯，頁6。

⁵¹ 參見董珊：〈釋它簋銘「沈子」及《逸周書·皇門》的「沈人」〉，《出土文獻》第2輯（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頁29-34。蔣玉斌、周忠兵：〈據清華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說「沈子」、「沈孫」〉，《出土文獻》第2輯，頁35-38。

接轉錄禱辭文本的銘文，故敘述口吻都較一般銘文強烈。

例如，〈它簋〉銘文開頭云：「它曰：拜稽首，敢暋（敏）邵（昭）告：朕吾（胡）考令乃鵬沈子乍統于周公宗。陟下公，不敢不統。」其敘述口吻基本複製祭禱原文，並說明本次祭祀之原因。此與〈作冊嗇卣〉開頭言明「作冊嗇作父辛隤，卒名義曰：子＝孫寶。」又言因作冊嗇之子早死，故由作冊嗇代為舉行祭祀、鑄造彝器之生動口吻頗為近似。

又如，〈它簋〉所述鑄造彝器的過程也是較為罕見。器主它論及自己是「肇畢𠄎貯𠄎（稽）」，董珊據李學勤、裘錫圭對「貯𠄎」一詞的看法，認為本句銘文乃指它為了鑄造青銅器，而賣掉貯積的穀物⁵²。這種如此強調自己為鑄器付出代價之語句，基本不見後世銘文，亦不見於〈作冊嗇卣〉。這種言說語氣或許常見於祭儀時的禱辭，但不會被選擇紀錄入格式嚴謹的銘文之中，正因其特殊罕見，反而透露生動現實之感。

值得注意的是，〈它簋〉亦有一段器主向天上祖先祈求眷顧之禱辭。器主它提及過世父親德行淵深，故祈求過世父親能顧懷在世的器主，也祈求先公庇蔭自身，其亦因祖先的錫休而感到滿足。由此可見，〈它簋〉呈現與〈作冊嗇卣〉截然相反的人神關係，此種於祭祀時追求祖先降下福佑、庇蔭的心理，是西周銘文較常見的祖先觀。相比之下，作冊嗇非但不敢要求祖先庇護，反而還懇求祖先莫再降災，毋念在世子孫，而此種擔心情緒反與甲骨卜辭頗見相通之處。

大抵而論，〈它簋〉與〈作冊嗇卣〉的相似之處仍在於祭禱辭性質，兩者都具備較強烈的言說與敘述口吻，因此也使銘文不易通讀。然而從內容方面論之，兩者仍判然有別，〈它簋〉乃是從後世子孫舉行祔祭，同時祈求祖先庇蔭的立場祈禱，〈作冊嗇卣〉則是祈求祖先別再降災於家族，以保後嗣香火不斷。

而除〈它簋〉之外，〈寡子卣〉與〈臣諫簋〉在部分情境及文句上亦與〈作冊嗇卣〉頗有關聯。首先，〈寡子卣〉銘文相當簡短，僅有「辜（敦）不弔（淑），壽乃邦。烏虜諗，帝家曰（以），寡子乍（作）永寶，【子】」⁵³等十八字，李學勤認為銘文呈現器主敦對其父親的陳說口吻，自云敗壞其父的邦國，造成國家損失，從而作器祀父，告於其在天之靈，體現悔改之心⁵⁴。本銘內容亦與〈作冊嗇卣〉動機不同，然而也屬於對過世先人的祭禱之辭，呈現較強烈的言說口吻，故可視為同類銘文。

⁵² 董珊：〈它簋蓋銘文新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6輯，頁171-172。



⁵³ 因本文不涉及〈寡子卣〉銘文考釋問題，故釋文及隸定均從李學勤所釋。參見李學勤：〈試釋所謂「寡子卣」〉，《出土文獻》第10輯，頁35-36。

⁵⁴ 李學勤：〈試釋所謂「寡子卣」〉，《出土文獻》第10輯，頁35-36。

至於〈臣諫簋〉則是部分文句與〈作冊噬卣〉有相似之處，其銘文曰：「隹（唯）戎大出〔于〕軹（軹），井（邢）侯（侯）厚（搏）戎，征（誕）令臣諫：□□亞旅處于軹（軹），徇（同）王□，臣諫曰：捧（拜）手頤（稽）首。臣諫□亡母弟引羣（庸）又（有）長子□，余弁（尊、順、訓）皇辟侯令，肆觥作朕皇文考寶尊。隹用□康令于皇辟侯，匄□□。」⁵⁵細審其情境，乃是器主臣諫遵循了上司邢侯派給他的命令，讓他帶領亞旅出居於軹並聚合王師，為紀念此事，臣諫為父親做了一件簋。因此，從銘文性質來看〈臣諫簋〉與〈作冊噬卣〉截然不同，不過銘文「臣諫□亡母弟引羣（庸）又（有）長子□」卻與「亡子＝引有孫」結構甚為相似，不少學者指出兩者可相互參照，然惜前者因銘文殘泐，故不易斷句與釋讀，至今未見較好之解釋，亦未能幫助理解〈作冊噬卣〉銘文，僅能於此暫為紀錄，以待未來出現更多證據，再作進一步討論。

四 結語

本文乃對西周早期〈作冊噬卣〉銘文提出新的釋讀並考辨其相關問題。

關於銘文釋讀方面主要有三處新理解，首先，本文主張「亡子＝引有孫」意指作冊噬之子去世，但留有孫子。其次，本文將銘文「不敢狝變」釋讀為「不敢弛擾」，意指作冊噬不敢毀壞擾亂宗廟祭祀之儀。其三，本文認為「弋勿噬鰥寡」的「」字，與甲骨文「」字相似，其左半从肉，即戰國文字「𠂔」字，讀為「半」，古書與出土文獻「半」、「辯」、「辨」相通，可訓為「使」，故銘文「弋勿𠂔（辯）噬鰥寡」，意即「不要使噬鰥寡」。

銘文相關問題考辨方面，主要聚焦於銘文性質的探究以及銘文類型之歸納。本文認為〈作冊噬卣〉銘文敘述生動，口吻沉痛，與一般銘文用語頗為不同，應是祭祀儀式所用禱辭的直接紀錄。此外，本文認為銘文祈求祖先勿使噬鰥寡之內容，不僅可與《尚書·金縢》相互參照，亦可與殷墟甲骨文「唐取婦好」一類卜辭加以比較，三者都是後代子孫通過祭祀或占卜，祈求在上天的過世祖先不要帶走在世家人，對於理解的商末周初特殊人神關係有相當大之助益。

⁵⁵ 本器銘文各家釋讀不一，涉及學者不同見解，謝明文所作釋文則匯集多家解釋，整理較為全面，故本文採用之。參見謝明文：〈臣諫簋銘文補釋〉，《商周文字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頁222-233。

至於銘文類型的歸納部分，因〈作冊嗇卣〉性質特殊，故可比勘之器寥寥可數。本文以西周早期的〈它簋〉、西周中期的〈寡子卣〉以及〈臣諫簋〉三器作為對照，可知三者雖與〈作冊嗇卣〉仍有不同之處，然〈它簋〉與〈寡子卣〉皆屬對先人的祭禱之辭，均具備較強烈的敘述口吻，至於〈臣諫簋〉則是銘文句式有相似之處，對於認識〈作冊嗇卣〉的性質與類型有其幫助。

綜上所論，〈作冊嗇卣〉隨著相關拓片品質的提升，使學界對其銘文理解更加深入，不過儘管如此，仍有部分關鍵辭句的理解不易，實有待更多證據方能再作更進一步的研究。

參考文獻

一 古籍文獻

- 〔周〕左丘明、〔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重刊本，2001年。
- 〔漢〕許慎、〔清〕段玉裁：《說文解字》，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
-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重刊本，2001年。
-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重刊本，2001年。
- 〔清〕朱彬：《禮記訓纂》，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清〕郝懿行：《爾雅義疏》，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
- 〔清〕王引之：《經義述聞》，濟南：山東友誼書社影印清道光七年京師壽藤書屋重刊本，1990年。
- 〔清〕俞樾：《群經平議》，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

二 近人專著

- 甘肅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漢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年。
- 田燁：《西周金文字詞關係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 武振玉：《兩周金文虛詞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10年。

-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
- 柯馬丁：《秦始皇石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連劭名：〈商周青銅器銘文新證〉，《古文字論集（三）——考古與文物》2005年增刊。
- 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9年。
-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楊樹達：《積微居甲文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陳劍：《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
- 張懋鎔：《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

三 期刊論文

- 王暉：〈作冊嗑卣銘文與西周士大夫禮研究〉，《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1期，頁73-80。
- 李學勤：〈當前青銅器研究的幾個問題〉，《青銅器與金文》第1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 李學勤：〈試釋所謂「寡子卣」〉，《出土文獻》第10輯，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頁35-36。
- 陳劍：〈「備子之責」與「唐取婦好」〉，《出土文獻與新視野》，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年，頁169-187。
- 林宏佳：〈西周金文「段」、「敢」辨異〉，《台大中文學報》第46期，2014年9月，頁1-50。
- 張玉金：〈《詩經》、《尚書》中的「誕」字研究〉，《古漢語研究》1994年第3期，頁34-37。
- 張亞初：〈金文新釋〉，《第二屆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問學社有限公司，1993年，頁297-303。
- 趙平安：〈續釋甲骨文中的「乇」、「舌」、「𠂔」——兼釋舌（舌）的結構、流變以及其他古文字資料中从舌諸字〉，《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
- 黃光武：〈金文子孫稱謂重文的釋讀及啟發〉，《中山大學學報》1992年第4期，頁124-126。
- 黃傑：〈據楚簡說金文及《酒誥》「蠱」字〉，《青銅器與金文》第1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頁585-590。

- 董 珊：〈它簋蓋銘文新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6輯，頁171-172。
- 董 珊：〈釋它簋銘「沈子」及《逸周書·皇門》的「沈人」〉，《出土文獻》第2輯，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頁29-34。
- 董蓮池：〈作冊嗑卣銘文研究〉，《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
- 單育辰：〈作冊嗑卣初探〉，《出土文獻研究》第11期，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頁24-31。
- 裘錫圭：〈說金文「引」字的虛詞用法〉，《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45-49。
- 蔣玉斌、周忠兵：〈據清華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說「沈子」、「沈孫」〉，《出土文獻》第2輯，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頁35-38。
- 謝明文：〈臣諫簋銘文補釋〉，《商周文字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 羅 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西周銘文的性質〉，《考古學研究（六）：慶祝高明先生八十壽辰暨從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350-353。

四 網路資源

-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祭公之顧命〉研讀札記〉，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354>，發表日期：2011年1月5日。